

百味大方巷

□任玲忠

每次穿过大方巷，我就完成一次从 officelady 到居家阿姨的穿越。自行车篓子里堆着，车把手上挂着，肩膀上还斜挎着，鸡鸭鱼肉、苹果香蕉、瓜子花生，跟着我一起浩浩荡荡奔赴第二战场——厨房。

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子，一头连着江苏路，一头接着云南路和中山北路。市区这样的巷子有很多，永远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。很多年来它一直是我上下班必经之路，我天天走，只觉得它混乱不堪。等搬了家，才发觉我是多么地喜欢它。

那时候，下了班，从中山北路与云南路交会处一头扎进来，先买上一斤香喷喷的糖炒栗子，再

走几步坐下来在那个小老板跟前吃个活珠子。别看他个子小，嗓门倒挺大，生意也好，周围总是聚着三五个闲人，听他点评时事，谈古论今，他的话语里时不时夹几句市骂，很是恣意洒脱。

一间开在小区屋檐下的杂货铺，鞋垫手套、雨伞胶鞋、针头线脑、冥币纸屋，零零碎碎的。一个女人总是笑嘻嘻地守在那里，十年了，模样都没啥变化。

再往前，是通往西桥的丁字路口，左边是菜场，右边也是菜场。这里的水果店一家接一家，但路上总有大卡车拖来当季的时令水果，比店里便宜多了。还有一摊接一摊的路边各种卖水果、蔬菜、鱼虾、螃蟹的……

早晨，从家向江苏路来，最醒目的是一个早点摊。老板黑高

粗壮，留着长长的头发和浓密的大胡子，秋冬季节总是穿一件看不出是黑色还是咖啡色的皮夹克。夏日里，他常常光膀子，露出粗大的金链子。他脚边总卧着一条老狗，纯黑，高高的躯体松松垮垮，却气定神闲，有时它会旁若无人地在巷子里闲逛。早点摊旁是烧饼铺，这家的烧饼是我的最爱，如果幸运，路过时恰好刚出炉，不管饥与否，都要尝一块的。

大方巷的餐厅也很奇怪，但凡来了都兴师动众装修一番，搞得颇有些考究的，但往往没几个回合，就鸣锣收金。举个例子，一日里偶一转头，发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，装修得很是雅致文艺，一打听说是个法国人开的。女儿放学后，我特意接了来尝尝新。可能我们吃得有点早，那天的晚

餐只有我和女儿，那个吉他手在弹拨着。餐厅太小，他几乎是坐在我们桌边，搞得我们极不自在，草草吃完，落荒而逃。

没多久餐厅就贴了“转租”，女儿说可能是太高雅了吧。是哦，你看不远处的农村小院餐馆，徐州羊肉汤馆，松子烤鸭店，华安包子铺，没有名字的手擀面条店，还有上了标点美食的砂锅粉丝，桌子都是参差不齐，从屋里支到屋外，从冬开到春，从春走到了夏，烟熏火燎的痕迹昭示着它们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。

这个600米不到的巷子，从吃到穿，从头到脚，生老病死，你能想到的行当似乎都有一个小的门脸在这里。

七仙女说还是人间欢乐多，我要说，最浓却是大方巷！

微观

墙上的年景

陈树庆

小时候，大年三十，吃过午饭，母亲熬上一大盆糨糊，父亲就领着我贴春联和年画。父亲拿着对联，从大门贴起，然后再贴屋门，最后屋里贴。父亲贴年画春联的样子很虔诚，好像在把自己来年的希望和丰收全部贴在那一扇扇的门上，一堵堵墙上。

在火红春联和花花绿绿的年画映衬下，拥挤狭窄的小院里，年的味道立即被渲染得醇厚香甜。父亲的笑容自皱纹密布的眉眼间汨汨地流淌出来。

如今，很少有人家在大年三十贴年画了。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过，一个时代像一只只历史的大鸟，大鸟飞去，只有那些美丽的羽毛散落四处。是的，年像一块钟表停在了过去的某段时间，而我却永远记住了年画以及与年画有关的点滴岁月。

商量开花

钟云省

隆冬时节，天气出奇地冷，我近来遇事不顺，心情很糟糕。下班回家路上，遇见邻居老杨，看见垂头丧气的我，老杨关心地问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“天气真糟糕！”我想扯开话题。老杨接着我的话：“冷是冷了点。不过，不经三九寒刺骨，哪的清香扑鼻来？那些光秃秃的桃树正心里高兴着呢！一年忙忙碌碌，能有几个这样清静日子？估计它们正在商量明春的花该怎么开呢！”

老杨的话把我逗乐了。想想也是，冬天里的桃树外表光秃秃的，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机。但它们的根，它们的内部到底在干什么？肯定不是消极地等待死亡，而是积蓄力量，等待明年春天发芽、开花。

一个有趣的玩笑，让我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
良方

□胡海波

街道的拐角处，有一个流动煎饼摊。每天华灯初上之际，做煎饼的夫妻俩开始出摊，女的主理，男的打下手，煎饼货真价实，味道醇厚，吸引了大批食客纷至沓来。煎饼一般要做到午夜时分，才会打烊收摊，成为周边名噪一时的“网红煎饼”。

我几次慕名前往煎饼摊，均感到有些美中不足，不是煎饼本身，而是我发现女主人做煎饼手脚麻利，男主人却有点笨手笨脚，耽误工夫。在顾客盈门又担心城管的压力下，女人边做煎饼边对男人厉声呵斥，男人若稍有反抗，女人就会提高分贝大声咆哮，我真怕女人情绪失控，将煎饼扔到男人头上。大家过来买煎饼的，也觉得气氛尴尬。

煎饼的香气一直缠绕在心头。不久之后，我又去买饼。煎饼摊像变魔法一样荡然无存，在旁边的书报亭一侧多了一块招牌“夫妻恩爱煎饼”。定睛一看，干活的正是他们夫妻俩，女的干脆利索，男的依旧迟钝，也许是不再漂泊、不再担心受怕的缘故，夫妻俩少了争吵，多了几分相互体贴，特别是女主人似有几分温柔婉约味道。我不禁称赞，这店名起得挺好！那女的似乎有点会意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，接话道，我们前两天刚盘下了这个报亭，一半卖报纸，一半做煎饼，这个店名是一个朋友给起的。

我暗自思忖，这位朋友可真是胸中有丘壑。“恩爱煎饼”这个名字就如一剂妙药良方，既有心理暗示作用，又是对他俩未来的美好祝愿。

春风的信使

□钟读花

一进入冬天，我就养起了六“球”风信子。我采取的是“水养法”，专门买了六个敞口凸肚玻璃瓶。花球就放在“敞口”上，脖颈下装满水，花球的根须恰好伸进脖颈下的水中。一切备好，“托盘”就放到阳台上。

每隔几天，我就更换一次花瓶中的水。眼看着风信子白嫩的根，从花球的底部冒出，一天天拉长，最后像白发一般，散逸在瓶腹中；眼看着花箭，一天天伸长，花球一天天膨胀，然后由下而上，花球绽开，分散出一个个筒状的花朵；最后，筒状的花朵，再绽放为喇叭状，吐出幽微的清芬。

遗憾的是，花球刚刚绽开，我就发现，色彩只有两种：一球蓝色，其余全是紫色。我把蓝色风信子置于托盘中间，紫色的则环而绕之，如此，就起到了一种“众星捧月”的审美效果。

最美的是在中午。阳光透过玻璃瓶子照来，你保持一定距离观察，那种美，是分层次的：最底下，是长满根须的瓶腹，根须嫩白晶莹，在阳光下熠熠闪烁；中间，则是葱绿的叶片；叶片肥厚，给人一种饱满的感觉；最上面，就是盛放的花朵了：一“蓝”独秀，紫色环绕，那蓝色的风信子，即如窜出的一朵蓝色火焰，灼灼耀目。

这一段时间，我的阳台，也因此焕然生辉。生命里，多了一份小欢喜。

据说，风信子，原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，而且，司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，也喜欢汇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，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；所以，风信子代表着爱、纯洁、浪漫、热情、暗恋等。诚然如此，倒也无愧于风信子了。

不过，我倒更愿意“望文生义”，把风信子看作春风的“信使”——阳台上的风信子开了，春天也就来了。

一盆山水

薛兆平

前几天，偶然在一家小店发现一盆景，不禁眼前一亮——那是一盆山水，其山峰呈崮状，高耸入云；山腰处金线吊兰绿叶成林，郁郁葱葱；山脚下有水环绕，清澈见底。好一方山清水秀！我的心，一下就被它给抓牢了，痛快地付钱，急急运回家中。

小家面积不大，但阳台宽敞，我早已置下两张藤椅一张圆几，闲暇时静坐。我将这一盆山水置于几上，坐入藤椅，久久注视、欣赏。

望着这盆山水小景，我的灵魂便会抵达我想要去的地方。那些漫天遍野的野花，那些四处乱溅的蚂蚱，那些高举尾巴虎视眈眈的全蝎，那些吹拂少年衣袖猎猎作响的山风，那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的庄稼，那在山谷回荡的父母呼唤的乳名，那在高山密林呼啸奔涌的笑闹，统统收入这方山水了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木刻版画《少女》佚名

侧身

□冯娟

我尽量侧着身子躺着，头枕在床角的一只泛黄的枕头上，左腿的一侧贴着病床的金属包边，凉意浸人。但在潮水一般不停涌来的困倦的攻势下，我必须这样让自己躺上一会儿。

其实哪里会睡得沉，留观室的门，被进进出出的护士或病人家属推来推去，我的头在朝向门口的位置，强烈的气流不断冲击到我脸上，在我头顶停留，盘旋，然后又瞬息消失。更令人不能忍受的，是房间里彻夜长明的白炽灯，哪怕闭着眼睛，眼球上也还保留着那团眩目明亮的光圈。房间里还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，虽然他们尽量地压抑着音调，但在深夜里听来，那声响依然亮如洪钟。

虽然没办法睡着，但我仍然保持着侧身的姿势，闭目养神。侧身，这个词，像翻涌的波纹一样，一遍遍地涌入我尚清醒的意识里。侧身，顾名思义，侧着身体，或者，把身子侧起来。无论怎么分析，它看上去都像是在尽量勉强自己，从而让出更多的空间，谦卑礼让之意贯穿其中。

我的印象里，母亲常年都是侧着身体睡的。小时候，我每每醒来，哪怕是深夜，我一抬下颌，便能看到母亲熟睡的脸。一只手臂弯曲地枕在头下，头发散落在枕

畔，另一只手臂则放在我的体侧，仿佛护佑着生怕我掉下床一样。后来，我长大了，跟母亲分开睡了，她也始终保持侧睡的姿势。我提醒过她几次，说这样容易血流不畅，把手臂压麻。她淡淡地说，一辈子带着孩子们睡，都养成的姿势，哪里那么容易改？

是啊，她侧着身体睡了一辈子。养大了自己的几个儿女，还要接着养育孙子孙女。她像一棵老树，尽管枝干枯槁，生机稀微，但每年春来的时候，仍然会拼尽全力地抽出新鲜枝叶，哺育下一代，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。她的这个侧身里，饱含的是爱，是仁慈，是呕心沥血。

我不是没有爱心，我不是没有仁慈。爱和仁慈我都有，但它们并不是我的全部。我有更多其他的东西，我知道，那些东西，我的母亲肯定也曾经拥有过，只是后来她放弃了。它们是什么呢，它们是梦想，是自我，是对现实不断突围的勇气和决心。

一边是我必须躬耕的冷硬现实，一边是我竭力保护的柔软幻境，它们于我，都重要，舍谁都不能。为了同时满足它们的需求，我必须常常令自己侧起身来，虽然，这个侧身的姿势对我来讲，是不舒服和不自然的，是隐忍的，但我仍坚定如此，因为我要努力探寻一种更丰富的生活，像苍鹭飞向荒芜。

最美的是在中午。阳光透

过玻璃瓶子照来，你保持一定距离观察，那种美，是分层次的：最底下，是长满根须的瓶腹，根须嫩白晶莹，在阳光下熠熠闪烁；中间，则是葱绿的叶片；叶片肥厚，给人一种饱满的感觉；最上面，就是盛放的花朵了：一“蓝”独秀，紫色环绕，那蓝色的风信子，即如窜出的一朵蓝色火焰，灼灼耀目。

这一段时间，我的阳台，也因此焕然生辉。生命里，多了一份小欢喜。

据说，风信子，原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，而且，司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，也喜欢汇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，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；所以，风信子代表着爱、纯洁、浪漫、热情、暗恋等。诚然如此，倒也无愧于风信子了。

不过，我倒更愿意“望文生义”，把风信子看作春风的“信使”——阳台上的风信子开了，春天也就来了。